



繆思風采

夏夜鬼話

● 盧彥光*

在這裡要說一則我老家嘉義市裡的鬼故事，也是一段真實的往事。小時候跟現在一樣熱浪襲人的夏夜，聽得我嚇出一身汗，經過了四十幾個年頭，它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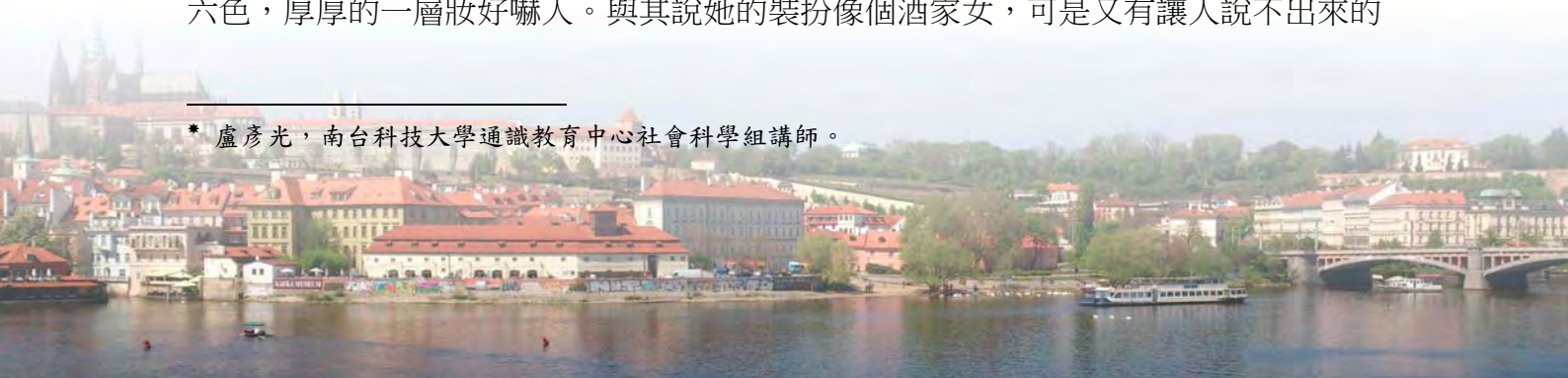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發生的地點，也就是鬼屋，就在我小學每天上下學的路上，在一個人聲鼎沸的魚市場裡。這是一段台灣早期社會婆婆虐待媳婦的往事，話要從一對過去住在魚市場裡的孤兒寡母說起。先生死後留下不少家產，寡婦經濟寬裕，生活好不快意，身強體健穿著體面愛打扮，精明好強，能說善道，長袖善舞交際手腕了得。

寡婦的兒子長大後，遍尋不著寡婦中意的媳婦人選。她想要聽話乖巧的媳婦，但是標準太嚴苛了。幾經折騰，最後找到鄉下一戶貧農，那戶有個十六、七歲純樸的小姑娘。迎娶當天寡婦一臉不高興，因為除了一床紅花棉被之外，真的沒有半點嫁妝，雖然這是事先雙方說好的。

勢利眼的寡婦一肚子的氣，看媳婦做甚麼她都不滿意，不臭罵幾句就不舒坦，而且愈來愈變本加厲，無端污辱或拉扯毆打也是常有的事。小媳婦逆來順受身心俱疲，怎麼罵都認了，就是無法忍受寡婦辱罵她的家人，心寒極了。

日復一日的折磨，小媳婦完全走樣了。原本節儉樸素的她濃妝豔抹，穿著高叉緊身妖冶的衣服，戒指戴滿十個手指頭。不懂化妝技巧的她，只管不斷地往臉塗抹五顏六色，厚厚的一層妝好嚇人。與其說她的裝扮像個酒家女，可是又有讓人說不出來的

* 盧彥光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。



怪異，尤其是她臉頰那兩顆鮮紅圓圓的腮紅。市場上的人議論紛紛，有人認為她瘋了。

她又在市場裡的裁縫店，訂做了一件艷紅色的華麗晚禮服，還不斷囑咐裁縫師要如期做好，不要耽誤她參加喜宴。幾天之後的一個午後，米店的年青夥計騎著自行車載來一袋米，到寡婦家的米缸倒米。進出這戶人家他沒有遇見半個人，米錢就先記帳，等下次遇到再收。他正要跨上自行車，想想又再折回屋裡來。

打從他進來送米開始，就聽見小孩的哭嚎聲，現在哭得更淒厲了。實在是看不慣這家人的作風，到底怎麼折騰小孩的！耐不住性子的他，找到聲音的源頭是一間臥房，顧不得禮數，只想痛快的進去大罵。手臂不客氣地喇的一聲，搥開了垂掛在臥房門口的布幔。那瞬間他的臉色全變了，僵硬的跌坐在地上，連爬帶滾的衝出門外，驚恐地大聲嘶喊，有人死了。

蹲在街道旁玩彈珠的一群小男孩，聽說裡面有人死了，夥計是衝出來，他們卻衝了進去。太恐怖了，小男孩也嚇壞了。小媳婦自殺了，就吊在布幔後面，穿著艷紅色的晚禮服，背上插著柳枝，畫著厚厚的濃妝。但是不知道她吊了多久，在濃妝下隱隱的透出暗紫色，七孔流血。剛在牙牙學語學走路的小女娃，正拉著媽媽的腳，好像知道發生事情而淒厲的哀號。

民間傳說穿紅衣上吊，會化為厲鬼向人索命。可是上吊時插柳枝就不常見了，那是觀音菩薩淨瓶裡的柳枝，不能隨便插的，只有一輩子沒有做過壞事的人，才可以插柳枝，是因為生前受人凌虐冤情難申，死後要到菩薩那裏請令牌懲罰壞人。這不是厲鬼。街坊鄰里好心的叮嚀寡婦法事要做大一點，不然恐怕會有事。

寡婦根本不聽，她不怕。她叫人到鄉下傳遞死訊，順便叫媳婦的父母來把屍體帶回去安葬。雖然憐惜自己的女兒，可是習俗上嫁出去的女兒沒有由娘家安葬的，而堅持應該由婆家來處理後事。寡婦作絕了，不只沒有請法師超渡，連棺材都不買，只用幾塊木板簡單的釘成木箱子充數，也不停棺在家中的大廳，刻意把木箱子丟在街邊，晚上沒有人守靈。

市場裡走動的人們噤若寒蟬。一天一天的過去，那口木箱子依然孤單的佇立在街旁。一大早大家總會不自覺地往那個方向探頭，看看這事情會怎樣收場。大概經過一



星期左右，大家清晨起來卻看不到那口木箱子了。或許是受不了大家的目光，寡婦家的人三更半夜叫了人力板車，把木箱子拖到城外草草掩埋了吧！可是，前一個夜裡也沒有人聽到沿路吹奏的嗩吶聲，也沒有人知道墳墓在哪裡。

一切好像都結束了。可是寡婦的兒子一直嚷嚷家裡鬧鬼了。他說在媳婦死後，要找哪雙襪子、某條領帶，或特定的茶杯等雜物，都不知道收到哪裡去了。不過，最近只要他想要找什麼，那樣東西就會自動出現在他的眼前。寡婦笑他神經過敏！後來寡婦也確信是鬧鬼了。

寡婦每天起床後，總會把自己的頭髮梳理得油亮，再簪插朵朵的香花在髮髻上。最近這幾天她只要從房間出到大廳，頭髮就會亂七八糟。是被釘在通道牆面上，用來掛東西的釘子勾到了嗎？再回房間把頭髮梳好，走過通道時刻意遠離牆面，結果還是一樣蓬頭亂髮。幾天下來都是如此。寡婦也覺得不對勁了，她開始用心去感受被釘子勾到的感覺。

令人驚嚇的是那根本不是釘子，是尖尖的五根白骨正在揪她的頭髮。小媳婦回來了。驚嚇不定的寡婦，多次找來法師開壇作法，也沒什麼效果，後來乾脆舉家搬遷。雖然搬家了，可是除了小女娃之外，在一年之內全家都死光了。先是寡婦的兒子，在民國四十幾年汽車還很少的年代，被汽車撞死了。不久之後，身強體壯的寡婦也病死了。至於小女娃聽說被遠房親戚收養，從此沒再回來。那間鬧鬼的屋子，空了幾十年後，晚近才有不知情的外地人租去作菜格仔賣菜。

